

告別夔州 陆游去南郑做幕僚



□黄勇

眼看通判之任即将届满，陆游不得不为自己考虑后路了。他想到了赴任夔州前，四川宣抚使王炎给他发的邀请信，遂厚着脸皮给王炎写信，希望能去王炎那里谋一份差事。王炎很快回信，再次邀请他去位于兴元府（今陕西汉中市）的四川宣抚司做幕僚。

乾道八年（1172）二月（一说为正月），陆游卸任夔州通判，独自赶赴兴元府，开启了一段为期8个月的戎马岁月。陆游取道万州、梁山军（今重庆市梁平区）、渠州大竹县、邻水县、广安军、岳池县，果州（今南充市）、阆州、嘉川县（今旺苍县）、利州（今广元市）、大安军（今陕西宁强县），于三月十七日抵达兴元府府治所在地南郑县。《剑南诗稿》中，辑入陆游在去南郑沿途写下的29首诗，记录了陆游复杂的心路历程。



南郑南湖公园。



南郑县的古镇。

夔州任期将满 陆游必须找出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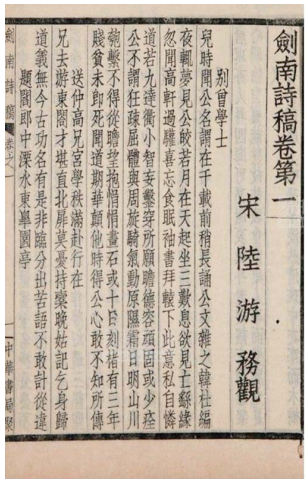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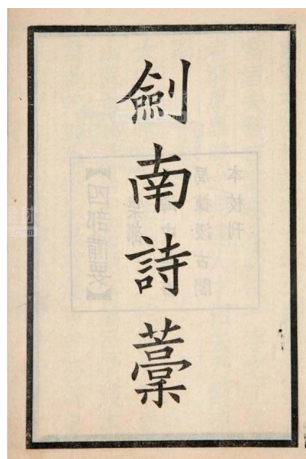
乾道七年（1171）冬末立春那天，陆游写了到夔州后的第四首词《木兰花·立春日作》：“三年流落巴山道，破尽青衫尘满帽。身如西瀛渡头云，愁抵瞿塘关上草。春盘春酒年年好，试戴银幡判醉倒。今朝一岁大家添，不是人间偏我老。”

写这首词的时候，陆游到夔州的时间满打满算才一年多，不过，连上岁尾年头，虚称“三年”倒也贴切。“流落”二字，情绪表达跃然纸上。但是是怎样的“流落”呢？“青衫”表明官位低，“破尽”可见穷到了极点，“尘满帽”写出自己就像沦落天涯一样风尘仆仆，行踪未定，失魂落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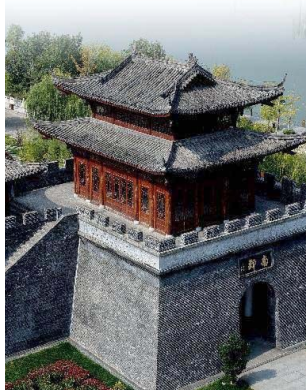
陆游写这首诗是有背景的。按照宋制，地方官员3年一任，任满就停止俸禄。从他接到委任书后很快就到3个年头了，按例不会再担任通判一职。但卸任后，他该去何处呢？至少在目前看来，朝廷还没有让他移任他处的任何征兆。如果没有调令，他就可能失业了。

陆游到夔州赴任，本就是抱着为谋生计的目的而来的。但在这3年中，家里人口多，生活开支大，再加上自己和家人时常生病，那点微薄的薪水仅能苦苦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消费。如果再失业，一家人就会像漂浮在夔州的浮萍，不仅没了生计，就连回老家都没有了路费。此前的思归，也就成了彻底的空想。

未雨绸缪，陆游必须要给自己找一条出路。



《剑南诗稿》中，辑入陆游在去南郑沿途写下的29首诗。



修复的南郑古城楼。

王炎和虞允文 陆游求职的下家

陆游想到了乾道五年（1169）接到朝廷委派他为夔州通判的任命书前，四川宣抚使王炎请他去四川宣抚司做幕僚的事情。当时多方考虑后拒绝了王炎，如今如能去王炎那里谋一份差事，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

于是，在乾道七年年末和乾道八年年年初的时候，陆游给王炎写了一封《上王宣抚启》书信，态度诚恳、言辞切直地表达了欲为所用的想法：“如输劳效命之有期，愿陨首穴胸而何憾……念兹虚薄，奚足矜怜？”“倘回曩昔之恩，俾叨分寸之进。穷子见父，可量悲喜之怀；白骨成人，尽出生全之赐。”言语中流露出偿还宿债、渴盼为用的迫切心情。

为保证有官可做、有禄可享，陆游在寻求王炎帮助后，又在乾道八年二月中旬，给时任左丞相兼枢密使的虞允文上书，请求施以援手，帮助斡旋官职。

陆游为什么会想到给虞允文写信求助呢？虞允文是隆州仁寿县（今四川仁寿县）人，坚定的主战派，因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）在采石矶指挥三军大破南侵的金帝完颜亮，使得“宋事转危为安”而闻名。陆游本是主战派，因为主战而丢了官职，主战的虞允文掌政，在思想上自然要向虞允文靠近。虞允文念及陆游也是主战派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，帮助陆游的可能性比较大。

陆游在《上虞丞相书》中写道：“距受代不数月，行李萧然，固不能归。归又无所得食。一日禄不继，则无策矣。儿年三十，女二十，婚嫁尚未敢言也。某而不为弃，则是天下无穷人。伏惟少赐动心，捐一官以禄之，使粗可活；甚则使可具装以归，又望外则使可毕一二婚嫁。不赖其才，不借其功，直以其穷可哀而已。”

受代，指官吏任满由新官代替。在给虞允文的书信中，陆游将东归无颜、家贫累多、仕途将止、穷困难继的焦虑、哀号、吁求表达了出来，看得让人心酸。曾经是多么意气风发的陆游，为了一官半职，为了生计，沦落如斯，言语低声下气，令人感慨。

王炎回信 邀请陆游去做幕僚

给虞允文的信发出去没多久，陆游等来了王炎的回信。王炎邀请他去南郑，出任左承议郎权四川宣抚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（即幕府幕僚），品级为从七品。

陆游先后给王炎和虞允文写信求助，最先盼来了王炎的回信。那么，虞允文到底有没有帮助陆游？这是一桩公案，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。

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、文艺批评家、文学史家、教育家、书法家朱东润认为，虞允文是帮助了陆游的。虞允文向王炎提名，王炎遂召请陆游去四川宣抚司工作。

学者许文军却认为，当时的交通条件表明，陆游接到王炎邀请信，并没有虞允文的功劳。陆游写给虞允文的信，要送到在京城临安府的虞允文手里，是需要一段时间的。如果虞允文向王炎推荐了陆游，也需要写信给王炎，那也要一段时间。然而，没多久，王炎就来信了，陆游随即启程前往南郑赴任。所以，从时间来看，陆游给虞允文写信没有起到作用。

另外，虞允文到底有没有给陆游回信呢？至少从目前的史料来看，尚无这方面的记载。有两种可能：一是虞允文没有给陆游回信，二是回信了，但陆游已经离开夔州，没收到。不过，如果虞允文真的给陆游回信到了夔州，夔州方面应该会将信转给已经到了南郑的陆游。以陆游的性格，收到虞允文的信，应该答复或写诗的，但这些都还没有留存下来。所以，虞允文没有给陆游回信的可能性较大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历来学术界观点认为，陆游之所以前往南郑从戎，是为了实现自己“上马击狂胡，下马草军书”的宏伟志向。这样的观点脱离了陆游当时所处困境的现实。陆游一生的志向当然是宏伟的，但在当时，他是受到生计、尊严、返程、仕途等多方面问题的困扰，才迫不得已就近、就便做出了前往南郑做幕僚的选择。

工作有了着落，陆游心下大安。不过，南郑靠近抗金前线，如果拖家带口去那边，是不现实的。跟随陆游来夔州的一家人，不得不分离。与家人分离，陆游心情沉重，写下《倚闌》：“故山未敢说归期，十口相随又别离。小雨初收残照晚，阌干西角立多时。”

乾道八年（1172）二月，陆游卸任夔州通判，独自赶赴南郑。